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三

宋

理宗皇帝

辛亥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萘賚扣立是為憲宗

初定宗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舊作木哥大將烏特哩哈達蘇布特之子舊作兀良合台今並改等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為嗣諸王

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故在而議他屬將寘之何
地邪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共推莾賚扣即位于奎騰
敖拉舊作濶帖兀阿蘭今改之地追尊考圖類為帝廟號睿宗錫哩瑪勒
及諸弟心不平莾賚扣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
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
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在宣
化府赤城縣獨石口北方輿紀要金世宗納
涼之地產黃花狀若芙渠而小川故以名

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名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獘爲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呂問樞因言于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

清之實緣權相狼狽為奸實已終身之玷雖端平初正人或由引用特藉以釋衆憾而謝譏評非真薦賢為國也史稱其不好立異若有怨詞而不知其失足

司則勢順理安呼必賚從之元世祖事始此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侵淮蜀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閽廝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

以謝方叔守德方威州人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是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已

在前不復能與彌遠相抗則始終一依阿洪恣之流豈特晚節頹唐與兵啟禍貽譏當世已哉

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呼必賚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庫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于汴以孟克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

則戰退則耕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注見前桃源本桃源鎮元置縣後譌圍爲源令縣屬淮安府列障守之

蒙古號西域僧納摩舊作那摩令改爲國師

納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多齊舊作斡脫赤令改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鄂多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蒙古主復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多齊亦貴用事

壬子十二年春二月乙卯朔日食

蒙古主莽賚扣從諸王于邊殺定宗后烏拉海額實黨

從實勒們于摩多齊地名方輿紀要在和林西北舊作沒脫赤今改

蒙古主莽賚扣以諸王欲立實勒們乃從太宗后克勒奇呼塔納舊作乞里吉忽帖尼今改于奎騰傲拉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實勒們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實勒們于摩多齊之地

夏六月閩浙大水

嚴衢婺信台處建劔邵同日大水冐城郭漂室廬人

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郵之徐清叟言漢時

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舊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

畹以回天意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于汴京關中自

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

不若關中呼必賚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

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

宋史于余玠忽褒忽貶迄無定論夫余玠帥蜀時慷慨自許固不免大言不慚其狃于小捷而驕尤失之淺率然其出兵本意

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賚將兵擊大理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守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則未可盡非雖與元遇敵無功亦未嘗有所挫失若蒙古之侵掠蜀地自庫騰之陷成都已然不獨此時也乃以嘉定被攻歸咎余玠不過當時庸懦畏兵之流妄騰口說豈得為確論哉

十一月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癸丑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禥爲皇子封永嘉郡王

時帝在位歳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孜爲皇子賜名禥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二月巳酉朔日食

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先城沔州至是又城利州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刦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如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棹

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于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而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在潼川府三臺縣南迤邐層疊有若雲盤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

姪至是求援于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宣諭使尋授制置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字肖曾鄧人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棲賓容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群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明年侍御史吳燧等劾玠聚歛罔利七罪詔籍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其子如孫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冬十二月蒙古呼必賚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賚以烏蘭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以進自臨洮今鞏昌府洮州衛金元時屬臨洮府蓋由此取道自洮岷而松潘以達雲南也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即古麗水以產金沙故名源出西番流經雲南麗江諸府境下流至四川馬湖入大江乘革囊及栰以濟摩娑蠻主今麗江府唐宋時為摩娑蠻地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段氏自石晉天福初建國曰大理至宋熙寧中段氏絶高氏代之元符初段氏復興號後理國至是始亡分兵取附都鄯善當作鄯闡滇記蒙氏名都曰苴咩別都曰鄯闡苴咩今大理府鄯闡今雲南府也烏爨注詳後等部進入吐蕃其酋索和爾圖舊作唆火脫今

改懼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呼必賚遂班師留烏蘭哈達攻諸夷之未附者

甲寅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呼必賚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呼必賚既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

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在潼川府鹽亭縣北蒙古襲取之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

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

城遂爲蒙古所據

夏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

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欲亡余玠乃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蒙古聞之亦且笑中國之無人矣伏乞收回所除内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

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字善用輝和爾人博囉哈雅子博囉哈雅爲京兆宣撫使舊作布魯海牙今改

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懐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呼必賚善之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

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呼必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制希憲講求民病抑强扶弱境内大安

蒙古張柔城亳州

柔以連歲動兵兩淮艱于粮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

是時武弛于外文恬于內民怨于下所以干天怒者多矣區區罷張燈一事豈足以格天心

口在亳州南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字子文金華人言

國家與蒙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于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呼必賚徵許衡字平仲河內人徙河南爲京兆提學衡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水經注山多松栢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得王弼易畧例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徙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

有得尋居蘇門與樞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相講習

慨然以道自任嘗與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

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

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

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雨土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爲右司諫

大全面藍芭爲戚里婢婿夤緣閹妃及內侍盧允升
董宋臣遂得罷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
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
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天錫以時雨土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
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
戚宦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

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膳修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逃逋之宼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輾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

横自令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𡾰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于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于内侍初無預焉于是方叔出提

舉洞霄宫

西南夷盡降蒙古

烏蘭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鬼部諸蠻考唐書南蠻傳蠻有東西爨西爨謂之白蠻東爨謂之烏蠻又有大勃弄有小勃弄蠻俗大部好鬼謂主祭者曰鬼主故又謂之鬼蠻也皆在今雲南諸府境所向莫不風靡羅羅司及阿伯兩國與下阿魯俱蠻部名大懼舉國以降又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以董槐字廷植濠州定遠人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槐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三害不去政且廢願自

上除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爲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殺然求去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字景思會稽人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等于遠州

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國家者無不爲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

大全刻求槐短絕不一露端倪以靜待槐之舉動而槐入告果極言其邪佞不覺已墮其術中尚安望能聽納乎理宗未嘗短卿卿勿疑之語論者止譏其曲事調停不知理宗亦為大全所愚迷而不悟意中固已輕董而重丁故于進言

全嘗遣客私于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姦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弗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

之時不復能察其曲直一指之蔽不見泰山矧小人巧僞百出理宗烏足以語此

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史出北關棄槐踞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士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大全既逐槐益恣横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黄鏞林則祖曾唯劉黻字叔伯樂清人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

秋七月以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九月監察御史朱熠溫州平陽人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

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共一萬餘員之俸

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餘千餘員之冗

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

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蒙古城開平府在宣化府獨石口東北北木金桓州地元置府後加號上都明改衛永樂中徙衛

于獨石故城邊廢

初邢臺人劉秉忠字仲晦英爽不羈以家貧爲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汩沒爲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武安注見前尋爲僧于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呼必賚遣人召僧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

必賚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呼必賚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注見前東灤水注亦見前北之龍岡即古卧龍山在古開平城北今名巴罕呼喇呼山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礎字渭老祁州人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同簽書院事

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于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吴槃

帝以御寳黄册催内藏坊場錢槃奏言内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于帑藏之催科寳册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卻澤劾罷之

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吴淵字道父潜之兄參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

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呼必賚開府命阿勒達爾行省事于京兆

或譖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勒達爾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舊作黑馬今改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呼必賚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

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呼必賚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攻襄陽入其郛

蒙古董文蔚字彦華真定藁城人俊次子　既城光化棗陽儲餱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

爲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夏六月蒙古將烏蘭哈達入交趾屠其城

烏蘭哈達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即富良江上流在安南國臨洮府北與程考雲南入交趾有二道自洮江而分一循江之左一循江之右交人戰敗其王陳日煚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

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蒙古主莽賚扣分道南侵以其少弟額呼布格守和林

蒙古諸王伊遜克舊作亦孫哥駙馬約蘇圖舊作也速兒今並改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前使者被囚先是伊拉瑪斯等被囚久之伊拉瑪斯死餘使者至寶祐二年始釋還乃命諸王額呼布格居守和林阿勒達爾輔之自將南侵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

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摩格由洋州趨米倉山名

在保寧府南江縣北與大巴山接舊有關　萬戶布爾察克舊作孛里义今改　由潼

關趨沔州

回鶻貢于蒙古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獘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爲却之賽音鄂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以爲言蒙古主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戊午　六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

光祖爲松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六安人徽從孫呂文德王登字景宋德安人王鑑爲參議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耨埒沙卜珠岱人舊作紐璘沙卜珠岱舊作珊竹岱今改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達哈舊作阿荅胡今改於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字武仲鄧州穰城人等據遂寧江箭灘渡在潼州府遂寧縣東涪江津濟處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

將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天水人等守劍門及靈泉山在遂寧縣東數峯壁立山頂流泉不竭自將兵取成都會阿達哈死耨將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入西域平克實密爾方輿記要在拂菻北拂菻在西海上杜佑曰拂菻西瀕海東南接波斯是也舊作乞石迷今改諸國

初蒙古主遣宗王實喇伐西域至是實喇以札木諾

延舊作抄馬那顏今改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實密爾十餘國轉關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實喇遂留鎮西域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秋九月蒙古主莽賚扣入劍門冬十一月陷鵝項堡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南方輿紀要項當作項劍州南有鵝項嶺堡蓋以此名諸城

耨埒聞蒙古主攻漢中遂留密喇卜和卓（舊作密里霍者今改）劉哈瑪爾等守城都自帥衆渡馬湖（金沙江下流也舊置府于此今併入敘州府江由北入于大江）獲守將張實（考元史將埒傳耨埒父塔塔爾入重慶獲張實與續綱目不同）遣招苦竹隘（在保寧府劍州北小劍山頂西除嶄巖前臨巨壑）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蒙古主渡嘉陵江（汪見前）至白水（即白水江自陝西階州文縣流逕昭化縣西北又東南合嘉陵江）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字子明天倪第天全之子）急攻取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

殺之因殲其餘衆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在昭化縣西南上平下險）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鵞項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千餘人由是青居（山名在順慶府南充縣南宋末徙順慶府治此）大良（注見前）運山（當作雲山注見前）石泉（唐縣今屬龍安府）龍州（今龍安府見）守將劉淵蒲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摩格塔齊爾並畧地還引兵來會

漣海與淮揚有輔車之勢守禦宜嚴至漣喪四城官軍幾盡主帥豈得無咎理宗乃于似道請罪下詔特原非惟無以示公亦且何以勵衆紀綱凌替極矣

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蒙古將李璮（李全子或曰本衛州徐氏子全養爲子）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璮取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壁（字君玉常州人）移司紹慶（今四川黔彭廳彭水縣宋置紹慶府治此）士壁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

戰房州蒙古少却

蒙古主莽賚扣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蒙古至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喇濟舊作李忽蘭吉今改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

塞有大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

淵爲都元帥

己未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

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烏蘭哈達掠靜江注見前遂圍潭州

烏蘭哈達率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横山砦名在廣西南寧府東横

（山上烏蘭哈達由交阯進兵此爲孔道）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蹴賔州（與下象州俱唐置今並屬柳州府）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注見前）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烏蘭哈達掠官軍後命其子阿珠（舊作阿木今改）横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時向士璧帥潭州力守禦間從平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　南嶽市在長沙府善化縣西嶽麓山南湘江繞其東麓亦曰嶽市鎮）

二月蒙古主莽賚扣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閱武場蒙古主乃自引兵趨合州自雞爪灘渡灘在合州東北嘉陵江中直柢城下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

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江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而還

秋七月蒙古主殂于合州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宜早降語未旣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蒙古主亦殂于合州城下立凡九年廟號憲宗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擧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古主沉斷寡言不樂宴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殂也或傳其中飛石云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呼必賚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呼必賚悉兵渡淮呼必賚由大勝關在河南汝寧府羅山縣南張柔由虎頭關注見前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呼必賚至黄陂北齊縣今屬漢陽府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穆格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在漢陽府黄陂縣東南亦曰黄漢湖元和志黄祖閱武習戰之所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在黄州府黄岡縣西北與武昌府江夏縣分界今爲鎮其南岸即滸黄州官軍以大

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字彥材）等載艨艟鼓棹疾趨士呌呼畢奮鋒旣交文炳揮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破臨江（宋軍今爲府屬江西）知軍事陳元桂（撫州人）死之蒙古遂入瑞州（本南唐筠州宋改名今爲府屬江西）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今南昌府是）頼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膛目叱罵遂死之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内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适之曾孫）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又論其絶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字文東分寧人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嘷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爲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

南渡偏處臨安形勢已失四明尤瀕海小郡高宗播遷至此幾不能以自存前車可鑒開慶雖圍日蹙國事更非理宗止應博訪盈庭息浮議以勵戰守乃董

羈管州軍帝不聽

卽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會皇

宋臣忽倡退避之謀何子舉復申固守之策此南宋安危之關鍵而議遷議阻皆出自寺人之口可見舉朝皆庸闇懦怯之流無一人實心為國者然宋室時勢至此已無可為亦不係都之遷與不遷矣

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蒙古呼必賚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時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徹尺

賈似道以庸材建閫觀其移軍黃州遇游兵而驚惶失措則臨陣畏葸情形概可想見固宜為部衆所輕然高達劾職行間自當聽宣撫約束豈有主帥督戰而翻升詣笑自如甚至使兵士喧嘩紀律何存呂文德使人訶止跡雖涉于詬而于大體實可

巴圖爾（奇卜察克人舊作苦徹拔都兒今改）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出軍襲徹辰巴圖爾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譁于其門呂文德謟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蘋草坪（一名李坪在黃岡縣北今為驛）獲之

無譏至他日論功行賞似道遂以私意軒輊其奸欺固不足論然達竟因此積謗降元罪實不容末減耳

諸路重兵或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
呉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黄州黄雖下流實
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
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
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
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
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黄州
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呼必賚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城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勒達爾等謀立額呼布格遣托果斯（舊作脫忽思今改）括民兵因召群臣議事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陵州）曰國內空虛塔齊爾實喇諸王覬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

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氷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諸王會喪于和林命王子珍戩世祖長子追贈裕宗舊作真金今改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賚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

十二月蒙古烏蘭哈達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呼必賚既還命張傑閻旺以偏師候烏蘭哈達而還

特默齊赫魯克氏特默齊舊作遣錣赤赫魯克氏舊作合魯氏今改將兵迎之至是烏蘭哈達解潭州之圍引兵趨湖北

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瑚必賴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烏蘭哈達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生磯在黃岡縣西北亦曰新生洲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烏蘭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敵師無端返旆自當詰問其由乃一聞敵退僥倖息肩遂以為功併再造酬庸惟恐不至而于事之虛實不復致詳似道從此遂入處鈞衡始則敗壞疆埸繼且朘傷國本理宗之昏耄亦甚矣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還朝

高麗王瞮死蒙古呼必賚封其子倎爲王 倎後更名植

白氣如匹練亘天

蒙古主呼必賚立 是為元世祖

先是呼必賚北還諸王哈坦舊作合丹今改默格塔齊爾俱會于開平實喇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頴埒布格不至廉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呼必賚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于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以治道

理宗儲嗣未建屬意忠王吳潛或實見其不足當主鬯之寄無

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旣正則朝野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禥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

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奬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范文虎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

妨直陳正諫顧詭詞沮止其意何居至前此沂邸入立事由彌遠不能正始理宗愬尚內愧于心豈得擬不于倫對君而訐其所諱既乏懇摯之意復蹈讒訕之愆遂使臺諫糾彈似道轉得借正論以逞其排擠之技厥後循州死竄情固可矜然潛亦實

有以自取之也

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在三公上丞相謂之大筆且齊（舊作大筆闍赤今改）掌兵權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元主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

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
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
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
禄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于是一代
之制始備

蒙古以康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字孟卿濟陰人副之

蒙古額呼布格稱帝于和林

額呼布格聞呼必賚已立命阿勒達爾發兵于漠北

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琿塔哈舊作渾都海今改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琿塔哈復分遣人約成都密喇布和卓青居奇爾台布哈舊作乞台不花今改同舉事額勒布格遂自立于和林

蒙古以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爲左丞元史百官志中書省中統初立左右丞各一員秩正二品五月文謙罷文統本李壇幕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

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興發止仰稅賦茍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謌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勒達爾及六盤守將琿塔哈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得太平魯懷與琿塔哈密喇布和卓奇爾台布哈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在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于成都汪惟正字公理德臣之子誅奇爾台布哈于青

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德臣之弟帥秦鞏諸軍進討琿塔哈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巴崇舊作八春今改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赦太平等于獄尸于通衢方出迎詔琿塔哈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琿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坦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

以拒之既陳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擣其前哈塔勒精騎邀其出路大戰于甘州東殺琿塔哈阿勒達爾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元史百官志中書省參政二員從二品職亞左右丞

王鄂為金進士國亡時自當盡忠死節乃竟醜顏事元而又假舊君有服之說祈請祭葬張時泰以為譬如婦人有人殺其夫而不能報反以身事讐又求盡哀禮于故夫其論誠非過刻

蒙古主以人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元史百官志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六年置承旨王鶚本傳中統建元首以鶚為翰林學士承旨志傳牴牾續綱目從傳今仍之而注志以備考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京錫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

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字仁卿欒城人）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高鳴（字雄飛真定人）爲學士復奏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

六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雖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

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畧使

蒙古李壇攻淮安主管制置司李庭芝前注見擊敗之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

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旣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

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於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穎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

冬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帕克思巴舊作八思巴今改為國師

帕克思巴吐蕃薩斯嘉舊作薩斯巴今改人足克家舊作族款今改氏也相傳自其祖多爾濟舊作朵栗赤今改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帕克斯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

與語大悦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辛酉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圍齒冑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可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

脩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

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

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以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參知政事

龍榮伉直不肯降志于賈似道未逾年而罷

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河西

蒙古初年未嘗無擅權言利之臣然當時外多良將兵勢方強而賢士建言並多錄用視宋之

人仕夏國　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說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

昏然潰敗者相去甚遠故卒以覆宋而樹國也

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

以默爲翰林侍讀學士

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主王文統患之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恨之

乃授樞等東宫三師外陽尊之内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宫以避禍衡力以爲不可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樞大司農默仍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震以瀘州判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恨高達曹世雄之輕己令呂文德搆摭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戸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旣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置于罪以爲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凡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爲是下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爲四川宣撫使

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字仲舉哈瑪爾長子將兵來逆整至瀘與進軍圍之晝夜急

攻城幾陷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妬功啟戎罷任鐫職以文德爲四川宣撫使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蔑一時閫臣且怨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于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

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坐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十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卯而棄于城豈可聞于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

冬十月蒙古主呼必賚擊額哷布格于實默圖漠北地名舊作昔木土今改敗走之

蒙古主以額哷布格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實默圖

之地諸王哈坦等敍其兵三千人塔齊爾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蒙古主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䖍之其部將多降額呼布格北遁蒙古主引還

壬戌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

京邑洊饑與芮乃積粟坐視誠宜為光祖所責然祇應據理開示不當牽引儲嗣為辭至勸其秉民困以結人心其說尤為悖理蓋太子既正位東朝入承大統已非與芮所能復顧況即以

蒙古修孔子廟

臨安饑

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以樞密兼知臨安府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儲君而論亦祇宜盡職于問安視膳不可稍萌博施邀譽之心豈有理宗方在御而太子私覬覦可以曲惠小恩藉收衆志光祖欲為與丙計將置理宗何地乎光祖肆意妄談不特立言失體實亦昧于大義矣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師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誅王文統（王文統以通好叛臣伏誅續綱目書殺非是今改）

壇自蒙古主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傳檄列郡詔授壇保信寧武等軍節度

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爲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蕘通好于壇事覺被誅已而壇引麾下還攻益都入之遂復淄州

夏五月蒙古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青陽黄帝子名其後以名爲氏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舊作哈必赤今改總諸道兵以擊壇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制天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壇譎而兵法甚精不宜力

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朝廷聞壇
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
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封陳光昺爲安南王
陳日煚以蒙古烏蘭哈達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
光昺遣使來告詔封光昺爲安南王加日煚爲安南
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蒙古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

賈似道以黄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没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乃許潛歸葬

秋八月蒙古克濟南獲李璮殺之以董文炳爲山東經畧使

李壇父子本起盜賊其將

蒙古主命史樞（字子明天澤從子）阿珠各將兵赴濟南壇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在濟南府歷城縣治西北隅周十餘里）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號曰顯忠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董文炳爲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

屬羣盜所部亦習為反覆外雖歸附而心實懷疑文炳能不設猜懼之形以弭其反側之志與裴度以蔡卒為牙兵事頗相類可謂得靖亂之要領矣

府不設警衛召瓊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悦山東以安時言者謂瓊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嚴忠濟一名忠翰字紫芝實之子

九月蒙古以阿珠爲征南都元帥

蒙古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啟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爲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南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

宋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蒙古命阿哈瑪特回鶻人舊作阿哈瑪今改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阿哈瑪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已而阿哈瑪特請興鐵冶于鈞徐諸州又請歲增益

觧壇課額蒙古主嘉其能超拜平章政事

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注見前

大全安置貴州州將游翁明怨大全陰招游手輩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于朝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實以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滕州唐置明改縣今屬廣西梧州府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癸亥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

均田限田之制雖屬古法而實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内叛相繼不絶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蒙古主納之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字中立寶慶進士

時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

不可行益民之貧富不一必欲齊之則百弊以起富者愈擾則貧者愈以不安北米之亂肇于新法南宋當執亂之時猶以回買公田為急使塗炭之民日益朘削非自促危亡而何

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江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希顏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户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

提領通判陳訔副之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杭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免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江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三月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卓沁察罕岱時尊爲皇伯二人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削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畒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畒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

襄樊為南北衝

石祖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

要敵所必爭呂文德統軍駐鄂實藉其扼險固圉貪心一啟遂隳劉整術中眞可謂見小利而忘大害者呂氏兄弟在當時諸將號爲佼佼錚錚乃文德既以黷貨悞邊文煥亦旋以失援降敵可知愛財畏死之念一動于中未有不出于家而害于國者

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爲請于朝開榷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在襄陽縣東南襄陽記山舊名蘇嶺後漢習郁建祠山上立二石鹿于廟門後人因以鹿門爲山外通互市内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名在襄陽縣南輿地紀勝山有白馬泉亦名白馬山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仕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降人貫寅譖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爲之輔修城治兵潛蓄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納罕（舊作南合今改）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

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甲子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租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

公田不便于民臺諫士庶旣進牘競陳必非一人私見即使其言無當亦宜平心體察究其利弊所在剴切布

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硗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秋九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免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于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卿旣任事亦當任怨

告以息浮談況立法之始理宗嘗降手詔權緩施行似于人言亦不無覺悟乃一聞似道欲去之請輙罷輿論于不恤轉許以任怨之名真可謂黑白不分者矣

禮義不恤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重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捃摭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額呼布格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舊作不魯花今改等伏誅

額呼布格自實默圖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玉龍達實舊作玉龍答失今改三人及其謀臣布拉噶托里齊舊作脫里察今改托果斯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布拉噶等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免棟于是年五月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為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反為所中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

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爲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

輙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蒙古入都于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宫室

仍號爲中都尋更號大都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試士而以政事為問目孰是孰非原不妨于縷指至于國家廢興則非草野所宜妄論且明知大勢已去為臣者隱痛尤深何忍于盈庭發策之時斥言宗社枋得固素知大義者而其情過激遂乖敬慎之常又何怪權奸之借端指摘乎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于似道于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

詔竄之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毎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是為度宗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衣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遂崩太子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所謂雪恥者能奮興自拔以伸夙志則雖在匹夫義猶有取若蔡州之役借人力而貪其功不武甚矣況昧脣齒相依之喻自速滅亡何名為

度宗皇帝

乙丑 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葬永穆陵

史臣曰理宗享國四十年蔡州之役可雪先恥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良由中年嗜慾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姦臣以致于此然自帝繼統首出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

雪恥哉

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大江至荆州府枝江縣別出為沱下流復合其分處謂之上沱合處謂之下沱今縣東有下沱市）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節已出復命反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初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景定中同簽書樞密院

事雖俯仰容默爲似道用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嘗惡其輕發故不久而罷至是召拜參知政事

秋九月蒙古以安圖穆呼哩四世孫舊作安童今改爲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

先是蒙古主追録元勲以安圖穆呼哩後召長宿衛及是拜右丞相年二十一矣安圖以年少辭蒙古主曰朕思之熟矣乃召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

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丙寅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以李可爲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懟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月蒙古以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爲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五月以包恢字宏父建昌人簽書樞密院事

恢所至以嚴爲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事赫然

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具閑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蒙古主然之自是屢有問對蒙古主問曰祖宗法度具在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盤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銀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從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

用否則不惟缺壞亦且有竊而去之者矣蒙古主問與兵與牢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細若牢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蒙古主皆稱善以人字呼之而不名及蒙古主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諸路最遂入議政

丁卯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會稽人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

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爲太子妃及是立爲后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顓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

立國規模惟當

權其法之善與不善而折衷于聖人之道若云必行漢法而後可則歷代破國亡家者非行漢法之人乎蓋許衡漢人修史者又出于漢人之手遂有此不經之論耳如衡之說正猶陸行者不知有舟水行者不知有車泥古之見物而不化未為通達致

一吾民 略曰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違之則必有變由是論之今日規模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思天有寒暑積時而變誠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狃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

二曰中書大要在用人立法 略曰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者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盡如古昔然已仕者給俸以養廉未仕者寬裕以叙用則可許失職之忿外設監司以察汙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可息非分之求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以及販鬻之獸績當汰之亦不可緩急而不行也矣

三曰為君難以踐言 略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夫以天下之大兆民

體也

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心一身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分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天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此無他爲上者多樂舒肆爲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

防欺

畧曰人之情僞有易有險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雖無喜怒也有則贊其美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雖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過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

未必為有罪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是故人君以知人為貴旣不能知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畧曰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人君或知之而召之命之迮如厮養賢者不屑也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賢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必不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其難進也如此且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居崇高之地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正而扶持之使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況奸邪佞諂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邪此仕賢之難也

去邪

畧曰邪奸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主之意旨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擅于下毒被生民而下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

得民心

畧曰

民之戴君本于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有以合天下之公則德非之心不求而自得之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順天道

畧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帝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克謹天戒一以養民為務故民心得而和氣應臣竊見近年孛字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耶

六者為難之目四曰農桑學校

畧曰今國家但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從事于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

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五曰慎微畧曰天下所以定者道有其宜人君不可不慎也夫審而後發則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懼或喜或怒色見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必悔其失矣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書凡萬餘言既奏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考元史許衡傳衡所上疏列爲五條續綱目刪作四事且節録殊不明晰今依本傳及王世貞綱鑑會纂改輯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在西湖北相傳葛洪煉丹于此故名使迎養其中似道于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决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尚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

貪風大肆兵侵于外邑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以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懇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即求去似道

毋責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食未嘗求進汝強授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悔悟求解夢鼎請去益力帝不許

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阿珠劉整城白河口此白河河南南陽府流入襄陽之河也註詳前方輿紀要宋末元築城于白河入漢之處故址尚存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

竊築爲疆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阿珠駐馬虎頭山在襄陽縣西南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且駡曰汝妄言要功賞亦假城耳襄陽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戊辰四年蒙古至元五年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帝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秋九月蒙古阿珠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

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

十一月行義役法

蒙古以和爾果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為起居注

蒙古初以和爾果斯為起居注

臣等謹按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謀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爾果斯為之